

# 乌托邦回响

开幕: 2020.9.24 16:00

展期: 2020.9.24 - 10.20

策展人: 米开拉·塞纳

艺术家: 尤尼扎尔、马琳纳·克鲁兹、什丽宛·扎纳胡塔卡克、克里斯托弗·阿德尼亚、贡坎

地点: 当代唐人艺术中心·曼谷

当代唐人艺术中心荣幸地宣布，将于2020年9月24日在曼谷空间推出东南亚群展“乌托邦回响”。参展艺术家包括：尤尼扎尔、马琳纳·克鲁兹、什丽宛·扎纳胡塔卡克、克里斯托弗·阿德尼亚、贡坎，本次展览由米开拉·塞纳策划。

与“乌托邦回响”的标题相呼应的是，该展览唤起了一个怀旧时代的概念，在本次展览中，艺术家通过不同的创作实践抵达同一个目标，即重构一个失落的世界。在这一过程中，艺术家探索人类存在与他们因缺少真实维度作为参照而产生的忧郁之间的关系，而艺术为他们提供了一片充满希望的土壤。

在苏门答腊岛的森林中，一头老虎在阳光下被兰花、马和狮子围绕，这成为艺术家尤尼扎尔（Yunizar）的大型油画和铜质雕塑的主题；这些元素直接来自于他周围的自然世界，并转化为他艺术创作中的独特形象。尤尼扎尔的作品从“rasa”这一整体概念出发（即一种同时感知整体的行为，涉及到感觉、情绪、感官、感知和判断），描绘了一个失落世界的景象。它们是如此自然和典型化，以至于成为神话。尤尼扎尔不受任何当代社会潮流的影响，并默默见证了印尼传统文化——在现代化的压力下被逐渐侵蚀——的变迁，使得当下的偶然性并未凌驾于他从自身展开的维度。

什丽宛（Sriwan）借由佛教，来处理在她眼中已经消逝的纯洁世界所引发的乡愁；她将宗教和传统元素融入到艺术创作中，这也是她与其他东南亚艺术家都会采取的方法。正如《轮回B》（Samsara B）和《轮回C》（Samsara C）这样意味深长的标题所揭示的那样，它们指向佛教中关于生、死、轮回这些不可阻挡的循环概念。人体形象和骨骼叠加，肢体和骨骼扭曲、重叠，从而填充了整个画面。肢体的漩涡在环抱中扭曲变形，身体和骨头堆积起来，形成一种幽闭恐怖症的形态，并在肢体的缠绕中演绎出接吻的动作。什丽宛的画面暗示了一种人与死亡之间危险的情欲，这是生命与来世的连接体。鲜艳的色彩和昏暗的背景形成强烈对比，令人联想到城市夜生活中那些人造的阴影；与此同时，图案的平面性和人物的二维性剥夺了主体的物质性，并赋予身体一种象征性功能。一种窒息和不安感警示着人们，他们可能会迷失在佛法教义所追寻的“法”（Dharma）之道路，这是唯一一条通往核心生活的路径，并与“宇宙法则和秩序”相一致。

在马琳纳·克鲁兹（Marina Cruz）的作品中，隐藏着一个梦幻般的记忆世界，它将客观现实转移到一个悬置的维度，从而使客观现实的残酷性变得柔和。多年来，克鲁兹从家中衣柜里翻出母亲和姨妈的童年服装，并把它们作为艺术创作的主体。克鲁兹的外祖母是一位坚强而有生命力的女性，她用回收的布料缝制出这些衣服，使织物成为一代代女性传承下来的家族印记。克鲁兹的作品对衣物展开逼真的表现，或是对面料细节进行放大，呈现出一种亲密的静止的原型叙事。小斑点、蕾丝花边、条纹，甚至是污迹、线头和褪色痕迹，这些细节被一丝不苟地记录在画布上，它们强调了作品的形式，在特写的系列中被不断强化，趋于抽象。尽管这些记忆对克鲁兹来说亦是未知的，但她仍然执意想要保留住那个世界，让它不被记忆抹去痕迹。同时，她也试图深入挖掘自己心理层面的可能性，召唤出梦、童年记忆和安抚的感觉。

时间元素也在Gongkan的绘画中占据主导地位：他在超现实主义的画布上，用平面化的图形笔触描绘出人类形象，他们或在互动，或呈现出孤独姿态。尽管，柔和的色调和流畅的图形暗示一种宁静的质感，但从他画布上流露的平和却时常被醒目的黑色形态所模糊。一个“黑太阳”或一个“黑洞”，常常打破着静态的画面，搅动了画面中的安宁。“黑洞”是艺术家深入研究的主题之一，并成为画面中的人物用来传送自己的超现实工具。作为一种“转化”和“解决办法”，黑洞象征了以不同方式描绘自身的可能性，并赋予现实以另一种阐释，赋予当下以不同的愿景，同时也重新书写着过去。过去、现在和未来看似为不同的世界，但对于试图在时间框架下剖析“存在”的Gongkan来说，这三个维度紧密交织在一起。

对克里斯托弗·阿德尼亚（Kristoffer Ardena）而言，“批评”或许并不意味着移步。阿德尼亚的探索以社会作为他的核心关注，日常生活中的物质碎片是他作品的素材。“幽灵作画”（Ghost Painting）是阿德尼亚从三年前开始创作的系列作品，其中包括用日常材料制作的大型抽象绘画。柏油帆布、布料、拼接织毯、这些取自菲律宾普通家庭的材料被编织在一起，这些物质的短暂性，以及它们几乎难以预测的反应，使这些材料具有一种造物的功能。在它们随机生成的效果中，隐藏着创作过程的结果。虽然艺术家不能完全控制最终的结果，但材料却被赋予了一种锻造作品的功能。因此，不仅是材料的本质还有它们的功能被加以强调，这否定了艺术品只在崇高的语境下才会产生的假设；相反，艺术是可以以日常叙事作为养料的。阿德尼亚的艺术有着自身的生命，它们展现和反映了社会，却不是模仿社会。